

依温妮·维拉:诗意写作与女性生存困境

黄 晖,刘乐纳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依温妮·维拉是非洲最具世界性和天赋的作家之一。她的小说致力于书写津巴布韦战乱年代国家命运走向与极端暴力性事件中底层女性的生存境况。在其代表性的作品《无名》《舌下》《蝴蝶燃烧》中,女主人公分别陷入身份、情感、自我实现的困境。这折射出殖民掠夺、反殖民战争对妇女的伤害以及父权制下女性生存之艰难。同时,维拉大胆运用诗意化的写作方式,与小说中的暴力事件产生强烈视觉对比,悲剧效果更甚。

关键词:依温妮·维拉;生存困境;诗意写作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5-0069-05

依温妮·维拉(Yvonne Vera,1964—2005)是20世纪90年代最受瞩目的非洲女性作家之一。她一生共创作了5部长篇小说,15篇短篇小说。她的小说获奖无数,本人也入选了世界各地大学的女权主义和非洲研究课程。

维拉出生于津巴布韦西南部的布拉瓦约市。不同于当时观念,维拉的父母没有把生儿育女、维持家庭看作是妇女本职。他们不仅让孩子进入正规学校学习,还经常买书扩充其知识量。正因此,维拉上小学前就已经对书籍产生强烈兴趣并开始写作。她幼时经常给母亲写笔记和诗歌,在学校里还有同学把她称为“作家”。在津巴布韦接受中等教育后,维拉前往欧洲四处游历,此后去往加拿大约克大学留学,在那里先后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她移民至加拿大,并与约翰·乔斯结婚。2005年,因患艾滋病相关的脑膜炎去世。

在津巴布韦文学史中,维拉属于激进女权主义者。她认为男权和殖民体系都是女性遭受统治和压迫的根源,所以始终与这两者保持对抗。由此,“女性”是她一以贯之的观照对象,“困境”是书中女性的生存境况。另一个使其作品突出的因素是维拉独特的风格,特点是诗意散文和与现代

写作技巧相融合。^{[1]219}维拉去世时只有41岁,但她生前创作的大量作品吸引了无数读者与评论家。正如其密友、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特伦斯·兰杰所言:“她的小说首先快速使她成为津巴布韦作家,然后成为非洲作家,最后成为国际作家。”^{[2]10}

一、“女性”:维拉的观照对象

维拉之所以受到批评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她关注女性问题,致力于女性争取自由的斗争。维拉前期创作主要描写了津巴布韦风云激荡的反殖民斗争。1992年,维拉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你为什么不雕刻其他动物?》。该小说集以15篇短篇呈现了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罗得西亚人民由于黑人与白人统治者之间的冲突而饱受蹂躏的故事。1993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尼汉达》出版,记述了早期津巴布韦反殖民斗争中精神领袖穆布亚·尼汉达的传奇一生。女主人公的抗争精神在接下来的几部小说也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这部小说获得了津巴布韦出版商英语小说文学奖二等奖和英联邦非洲作家奖。

1994年,长篇小说《无名》出版,故事讲述的不再是国家的命运,而是动荡年代里女性的个人

收稿日期:2021-05-05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基金项目(19ZDA296);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7FWW001)。

作者简介:黄晖(1971—),男,江苏徐州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非洲文学。

创伤。该小说获得英联邦作家奖和津巴布韦出版商文学奖。《舌下》同样也聚焦女性心灵创伤,该小说获津巴布韦出版商文学奖一等奖,1997年获英联邦作家奖(非洲地区),两年后获瑞典著名“非洲之声”文学奖。

《蝴蝶燃烧》讲述的是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津巴布韦南部小镇的爱情故事。在面对殖民者与男权的双重压迫时,女主人公以决绝的姿态表明自己的拒绝与不屈。该小说获德国文学奖,并于2002年被选为20世纪非洲百部优秀作品之一。1999年,维拉还编辑了一组名为《开阔空间》的故事集,是当代非洲妇女的写作选集。这些作家的故事讲述了艾滋病、堕胎、国际教育和女权主义政治等问题。

2002年发表的小说《石头处女》将时间设定在了20世纪80年代津巴布韦解放战争之后。这部作品讲述了两姐妹滕吉薇和依瑟芭被卷入解放运动后的故事。正如书名所示,坚硬的圣石被冠以“处女”之名。姐妹俩手无寸铁、人人可欺,但面对战争创伤也展现出自己的坚韧和顽强。维拉以她特有的敏感,书写了个人和民族历史的冲突,该小说获麦克米兰非洲作家奖。^{[3]145}

维拉的作品后现代主义色彩浓厚。书中女性多作为社会边缘人出现,她们要么渺小到无法掌控环境,无法掌控自身,或者是不被传统道德所接纳。维拉挖开这黑暗的一角,把她们呈现出来。“她不仅为女性呐喊,为非洲呐喊,为世界女性发声,更希望那些一直沉默、饱受侵害的弱者能够自己发声,以此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关注,从而真正改变现状。因此,维拉通常被冠以后殖民女权主义作家的称号。”^{[4]102}

二、“困境”:暴力事件中的女性生存境况

“历史是维拉的核心;它激发了她的想象力,塑造了她的故事,她的角色,她的文学视野。”^{[2]9}维拉的历史视野集中在战争年代的津巴布韦。这是一个濒于崩溃的世界,家庭、社区、民族几乎不存在,而且无论在哪里,它们始终是无法形容的暴力和背叛的场所。^[5]通过参与、重构津巴布韦的历史,维拉描绘战争、性侵犯、杀婴、堕胎等一系列暴力事件。她在身份、情感、自我实现三方面书写了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她们争夺女性话语权、打破困境的努力。

1. 身份困境

《无名》以1977年津巴布韦独立运动为背景。那时,白人政权与黑人游击队不断进行激烈的游击战争。在这一宏大背景下,维拉将一位黑人少女马自维塔推向前景,展现女性在暴力事件中遭遇的身份困境。

在身份建构过程中,马自维塔遭遇了两重困境。首先,作为津巴布韦人,她始终处于“流放”的状态。由于国家沦为殖民地,她不属于主权国家的公民;她在河边取水时,一个倡导民族解放的黑人士兵对她进行性侵,意味着她不是这些本国战士的解放对象。不论是外国的侵略者,还是本国的民族主义者,都对她实施压迫、施加暴力。因此,在国民身份上,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其次,在社会身份上,她处于“真空”状态。强奸事件带来马自维塔自我意识的觉醒。怀揣着寻找自由和安全的希望,她只身前往哈拉雷市。然而,到了哈拉雷之后,马自维塔发现大城市虽然给了她匿名生活的安全感,但因缺少重构社会身份所需的社会伦理关系,她无法找到工作。为了生存下去,马自维塔只得与一个叫乔尔的穷人同居。他们彼此不问对方的过去,也不顾将来。马自维塔与乔尔的关系象征着她与这个社会的关系。即这个女孩无法与周遭人建立联系,因此也无法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

在父权制社会里,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性暴力,马自维塔正是这样从一个纯洁善良的少女被迫沦为社会的边缘人。她企图通过“离乡”摆脱被奸污的身体标签,然而现实境况使她难以重构一个被认可的社会身份,这是她的第一重身份困境;孩子出生后,她被乔尔赶出家门。经济上的窘迫与思想上的抵触也使她无法扮演“母亲”角色,这是其第二重身份困境。两重身份困境下的主人公为了突破枷锁,不得不采用残忍的“杀婴”手段。身份的抛弃、重建与回归既是小说的发展线索,也是作者意图通过回环叙事的方式展现动荡年代底层女性的艰难境况。

2. 情感困境

《舌下》这部作品探讨了女性情感的错位困境——乱伦,以及父母相残的悲剧。故事发生在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战争期间。青春期少女芝吒遭到父亲强暴。她的母亲在愤怒中将丈夫杀死。由于身体与心灵的两重创伤,芝吒逐渐失语。小说主要描绘了芝吒在母亲和外婆的帮助下,试图恢

复声音的过程。它揭示了身处这一社会中的女性的愤怒、痛苦和坚韧。

“舌头是语言的隐喻,也是渴望自我的转喻”。^[6]维拉的小说常常使女性陷入沉默,以表现女性陷入情感困境时的失语状态。芝吒情感上的困境主要来源于乱伦事件后产生的伦理混乱以及对母亲的情感归依问题。芝吒与父亲之间已经通过血缘确定了稳定的社会关系,即父与女。然而,当被强暴后,两者之间业已存在的伦理秩序轰然崩塌。这种伦理混乱所导致的痛苦是她难以面对的。另外,她对母亲的情感亦变得复杂化。一方面,母亲在家庭框架中对自己的父亲进行谋杀;另一方面,母亲杀人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自己。两者之间产生情感冲突,让芝吒陷入伦理两难,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母亲。身处在这种克吕泰涅斯特拉式的悲剧中,芝吒情感发生错位。她意识到:“我的嗓子哑了。我的声音是盲目的。我的声音想逃跑。我的声音从睡梦中连根拔起。我的声音在坠落。我的声音空虚而遗忘。我的哭声被偷了”。^[7]¹²³芝吒多次提到“我的声音”就是在强调自己对身体和意识的所有权。而乱伦事件夺走了她表达的能力,导致自我意识不断减弱,对自己的身体逐渐感到疏离。

维拉认为受害妇女的救赎来自其他妇女。正如芝吒在遭受乱伦创伤后,是母亲和外婆帮助她恢复了声音。穆切姆瓦、萨缪尔森认为,她们对芝吒的帮助是一种赋权行为。^[1]²¹⁹外婆、母亲和芝吒以血缘关联,形成女性谱系。她们组成女性共同体,疗愈父权制带来的创伤。随着祖母的悉心照料,芝吒对被强暴记忆的重构和随后地大声宣告,也暗示了黑人女性已经不再一味地对她们遭受的迫害保持沉默。

3. 自我实现困境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对需求层次有着更高的要求。除了基础的生存需要外,对话语权的争夺,情感的需要,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也在文学中不断呈现。《蝴蝶燃烧》的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殖民地晚期南罗得西亚毗邻布拉瓦约市的贫民区,一个中年殖民地男工梵巴萨和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女子费费拉菲相爱并同居。

“费费拉菲”这个名字的本意是“无家、不安、运动、挣扎”。^[8]³⁶³人如其名,她向往自由,渴望有所成就。她在文中首次出场时,是在乌姆古扎河

中游泳,河水中的费费拉菲展了她惊人的能量,散发出闪闪发光的灵性。费费拉菲就像一只充满活力、正在萌芽的蝴蝶,她在尤卡瓦和L路都被当作幼虫养大。她一化蛹就决定脱离过去,与试图控制她的每一个动作和思想的梵巴萨住在一起。接着她让自己的激情服从于自由,以摆脱她的茧。^[9]当她选择不服从梵巴萨并决定去拜访德利韦时,整只蝴蝶出现了:“她穿着一条亮白色的裙子,裙子下面是一条硬衬裙,她曾经把衬裙浸在一碗加糖的温水里,然后熨干。她像一只白蝴蝶,腰上系着腰带。”^[10]⁶²

“新生的蝴蝶”热血沸腾,她的抱负是当护士。她希望通过工作达到与男性的平等地位,梦想着将来面对更宽广的世界。但实现这种跨越并非易事。在津巴布韦,女性有自己独特的生理命运,即要完成“自然”所赋予她们的使命——繁衍种族。在进入了护士学院后,却发现她成为护士的愿望被她怀孕的现实威胁着,而她成为津巴布韦第一批护士的梦想也几乎破灭。此时她不得不肩负社会赋予女性的生育职责,这与她希望通过工作来实现自我价值,推翻父权制传统中对于女性的定位相悖。两难的困境反映了殖民地和父权制的限制是如何扼杀费费拉菲的野心。而当梦想破灭时,费费拉菲通过自杀进行反抗,摆脱束缚,真正掌握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当火焰环绕着她时,费费拉菲获得了她身体的全部所有权和控制权。^[11]

维拉处理禁忌话题的艺术与勇气广为人知并受到称赞。她的小说充满了强奸、乱伦和自杀、堕胎、杀婴等极端暴力,以及种族主义、部落主义和战争的集体恐怖。^[2]¹³强暴、乱伦中贯穿着小说主人公非自愿心理,这些极端暴力是社会对于这些女性、小人物、边缘人的压迫,她们无法摆脱这些枷锁和困境。因此,堕胎、杀婴则是女性挣脱困境的缺口:她们拒绝母亲身份和婚姻的生存限制,努力寻求自由。

三、“诗意”:维拉的女性叙事风格

维拉的小说通常被描述为“诗意的”。它是通过节奏、重复、感官细节和情感诉求来连缀小说,而不是通过线性驱动或性格发展来推动小说进程。前四部小说尤其是抒情小说,传达了一种内在的感觉,而不是反映了主人公感知之外的社会和物质世界。

维拉的文学语言有着迷人的抒情性,具有浓厚的诗歌散文气息。她曾直言:“如果我不是为了寻找美,如果我是为了推进一项事业,我就不会写作。我非常关心我的主题,但是我想被美的形象、故事和性格所吸引。它一定是关于完美的。”^[2]¹³

具体来说,她的“诗意”写作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她用感官体验的细节描写拉近读者与文本的距离,用人物意识的流动推动故事发展。《蝴蝶燃烧》中对于费费拉菲堕胎之后的描写展现了人物在恍惚状态中的感官感受。她感觉自己轻盈地像火焰一样漂浮着,身体的痛苦就像撕裂的毯子,皮肤在火的炙烤下脱落。她大腿上、手指间的干血,她旋转而沉重的头颅都见证了“她破壳而出”。^[10]¹²⁵对暴力血腥场景的诗意化描写获得了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在将近10页的堕胎描绘中,费费拉菲打破生存困境之艰难、冲破枷锁之勇气得到淋漓的展现。此外,《舌下》中的“独白”也属于意识流的一种。“独白”让受害者的创伤融入文本的语言符号系统,让读者能够明白感觉到受害女性身体的疼痛。维拉让女主角沉迷于倒叙并努力将自己从痛苦的话语中解放出来。通过表现受害年轻女孩的个人经历,作者重新夺回了女性发声和沉默的力量。^[12]

第二,运用神话故事和精致的隐喻意象,将线性时间折叠成循环时间。作者有意打破与曲解历史,使得文本陌生化,导致精神、空间、时间和社会景观的再创造。通过虚构的话语唤起对传统文化的表达,构建一个替代的、象征性的、几乎超现实的女权主义世界。这种创作手法在维拉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尼汉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部小说以1896—1897年反对津巴布韦殖民而起义的传奇领袖尼汉达为原型,但这不仅仅是一部世俗的历史传记,作者在唤起时代情绪,捕捉精神文明冲突方面做出了更多的探索。尼汉达被描绘成一个沟通神与人的灵属人物。她在祖先灵魂的见证下出生,能够与先辈们对话。这象征着未出生者、生者和死者之间不间断的本体论链条。死亡也并

不代表终结,她坚信历史没有结束,“我的骨头还会再次站立”。^[4]⁹⁸也正因为这样,小说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能量。维拉参与、提炼、改造非洲文化,使得她笔下的文学世界充满了想象力。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女权主义有效地颠覆了津巴布韦官方的英雄主义和不可质疑的父权制话语。对维拉而言,女权主义文化复兴的计划既不在于对过去的幸福回归,也不在于对民族解放承诺的盲目信仰,而是要记住过去和未来,并根据赋予女性权力和性别平等的新原则进行重组。

第三,小说叙述缺乏线性。多条线索穿插叙述,讲述人物各自的命运。对心理层面的深层剖析阐明了人物产生各种行为的可能性并展现了广袤的社会风貌。这可以使痛苦和恐怖的经历具有同时性和普遍性。插叙手法的运用将完整的故事进行碎片化处理,情节更显扑朔迷离,小说笼罩着浓厚的神秘色彩。例如《舌下》,该小说由两条主线组成,一条如前所述:芝吒在情感错位的困境中逐渐封闭内心,不愿言语,但祖母的关心照顾使她慢慢打开心扉,将自己的遭遇叙述出来。另一条主线则是芝吒的家庭,这部分以第三人称插叙的手法组织结构,讲述了其父母的悲剧人生。

维拉以她特有的敏感,注重发掘女性的心理体验、象征表征、内在情思。正因此,在文本形式上,通常体现为贯穿全文的意识流、精致的意象、碎片化叙述。这使得维拉的作品极富诗意,体现其女性书写的风格。

四、结语

依温妮·维拉的作品深植在津巴布韦的传统文化与战乱的土壤中,对非洲现实状况、文化生产以及性别、阶级和性问题的探讨有着更为国际化的视野。通过对其笔下极端暴力事件中的女性生存困境的解读以及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诗意化写作方式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维拉对于女性深层精神世界的观照以及其对殖民主义、父权制话语的解构,从而引起人们对于女性命运走向、女性群体生存权的深思。

参考文献:

[1] MUPONDI, AARON. Sign and Taboo: Perspectives on the Poetic Fiction of Yvonne Vera[J]. *Africana*, 2013(2):218-224.

[2] PAUL ZELEZA. Colonial Fictions: Memory and History in Yvonne Vera's Imagination[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007(2):9-21.

[3] 鲍秀文,汪琳. 20 世纪非洲名家名著导论[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4] 张毅. 非洲英语文学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5] LIZ GUNNER, NEIL TEN KONRTENAAR. Introduction:Yvonne Vera's Fictions and the Voice of the Possible[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007(2):1-8.

[6] JEAN-CHARLES R M. Toward a Victim-Survivor Narrative: Rape and Form in Yvonne Vera's *Under the Tongue* and Calixthe Beyala's *Tut' appelleras Tanga*[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014,45(1):39-62.

[7] YVONNE VERA. *Without a Name and Under the Tongue*[M].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

[8] 朱振武. 非洲英语文学研究[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

[9] OPARA, CHIOMA. Not a scintilla of light:Darkness and despondency in Yvonne Vera's *Butterfly Burning*[J]. *Tydskrif vir Letterkunde*, 2018(2):124-132.

[10] 伊旺·维拉. 蝴蝶燃烧[M]. 桂文泐,译.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

[11] MUSILA,GRACE. Embodying Experience and Agency in Yvonne Vera's *Without a Name* and *Butterfly Burning*[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007(2):49-63.

[12] DODHY, SHAMAILA. Witnessing Trauma through Discordant Chronology of Words in Yvonne Vera's *Under the Tongue* [J]. *The Asi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18(2):73-89.

Yvonne Vera: poetic writing and women's survival dilemma

HUANG Hui, LIU Len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Yvonne Vera is one of the most cosmopolitan and gifted writers in Africa. Her novels are devoted to writing the fate of Zimbabwe in the war-torn era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women at the bottom in the extreme violent events. In her typical works, such as *Without a Name*, *Under the Tongue*, *Butterfly Burning*, the heroine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 identity, emotion and self realization. This reflects the colonial plunder, the harm of anti colonial war to women and the difficulty of women's survival under patriarchy. At the same time, Vera boldly uses poetic writing style, which has a strong visual contrast with the violence in the novel, and the tragic effect is more intense.

Keywords:Yvonne Vera; survival dilemma; poetic writing

(责任编辑:沈建新)